

庫文作創
(十二)

忘年七

山陽歐

行發店書活
月三年四十二國

A389296.

編主華東傅

庫文作創

(十二)

忘年友

角七價實冊每裝精

費寄加酌埠外

翻
印
必
究

版
權
所
有

著者 歐陽 山
發行 者 活 陽
店 書 生 店
路 州 福 海 上
所 刷 印 活 生 者 刷 印

版初月三年四十二國民華中

元發

現代文壇收穫的總匯
未來文壇的史料

本文庫以宏大規模，陸續選刊現代名家創作之專集，選集，合集；包含長短篇小說，劇本，詩歌，散文，批評，舉凡文學之諸部門，無不應有盡有。收羅力求其廣，選擇力求其精。一般讀者可以之供鑒賞觀摩，青年讀者可以之作國語文範本。圖書館備此文庫，即可打定現代文學類書之基礎；個人備此文庫，即可獲得國內一切名家之作品。各書一律用三十六開本排印，分精裝平裝兩種，既精美悅目，又小巧便攜，現在第一批書業已陸續出版，各書書名及著者人如下：

小坡的生
反如蕤
青的柳
將西
取火者的遠
邊女
梁允
旅途隨
片雲
罪惡的黑
中書
沉

[illegible]

目次

我與文學（代序）	一
明鏡	二七
傑老叔	壹
青黑的臉蛋	九
憐憫	二九
康波父女	一四
笑謔	一五

菜販子修熙.....二〇元

七年忌.....二五元

我與文學（代序）

一九二二年，我十五歲的時候，第一次在匆忙混亂，帶着機械性的反撥裏，被挑開了對於人生的過分的警惕；而在腦髓像熔了的石漿般噴起熱的泡沫時，浮露起一閃便消逝，迅速得像梅花鳥小小的紅色影子似地，對於文學的模糊要求來。事情是這樣平常的。

一個初秋，雲彩美麗的早晨，我像一頭膽怯的剛被獵獲的小熊，鑽進我從來沒有到過，有綠色的粉板和素黃的牆壁，整潔華美的教室裏。最先使我有不習慣的感覺的是那些同學們——五六十個毫無特

點，單純得像一根根火柴似的男孩和女孩。有一個頭圓身矮的國文教師拿起神仙底法寶那般有魔力的粉筆，威嚇地寫出那沒頭沒腦的試題來了：

『試述爾將來之志願』

——但是，爲甚麼要這樣窺探人家呢？

那是一個很著名的師範學校，而那教師只要一眼望過去，不必等他露出牙齒，就可以推定是個有鴉片烟癮的脚色——這跟他出的那條題目一樣，使我極不高興。不過我同時曉得我那被注定的命運，正是要怎樣去迎合他底趣味。我怎麼知道呢？……於是結果我在卷子上告訴他，我將來要專門研究工業，『欲求國家富強，捨振興工業之道莫

由』，還有個人想求幸福，也要創辦工業才能成功致富那一類的話。

我這樣做，沒有預料到我會給我以九十五分的評定，也不是完全由於被敏感的惡劣意味所造成的機詐的迎合。我想起了我底父親。他是貧窮，聰明，非常嚴厲的男子。當他知道我所考上的學堂已經定了限期，要錄取新生繳納差不多上百塊那麼大一筆款子的時候，就非常躁急而且忙亂起來。在到限期之前一晚上，他很晚才回家，用動情的調子對我說：

『烱，你想想看，可以典質的東西都完全當掉了——這是好玩的事麼？各處去借，三塊五塊，甚至一塊！做老子的責任呀。好，現在，你就去睡覺吧……』

但比這更清晰地印在我底童年底回憶的白幕上的，是當有一天，我手裏提着一個從前在烟台買小石卵時，那小販用以盛他底貨物的竹籃子，跟矮瘦多病的母親到姑媽家裏借米的時候，她一手扶住我底沒肉的肩膀，對我囑咐的話。

『真要發奮做人才好，烱，要這樣才好。』

我儘有不少類似的動人的理由，解釋我所以要向我底教師這樣訴說我底志願。可是不久以後，大概經過四十分鐘，我就退出教室，在二層樓的路廊邊伫立着，扮成在囑望那像坐在城外北部高原上的一頭黑熊般的白雲山的樣子，全身沉進痛悔的鬱悶底深潭裏去了。我絲毫不明白有甚麼作偽的必要，同時害怕着這一個漫不經心的說謊的打

擊，將使我底一生陷入受動的，痛苦的浪費裏面，或在茫然的疑惑裏倒下寂寞的路旁……一個小孩子被困鎖於無助的懺悔的境地裏那種期待着痛哭一場的感情，作弄得我沒有一刻的安甯。我當時自然還不懂得，人們說起話來，對於同一的問題，因說話的時間，地點，對象底轉移而生出異常差別的變易也是可能，這樣的事情的。

『找甚麼人把你底真志願一點不掩飾地說出來吧，你一定會舒服些。』

對自己這樣鼓勵着，於是我做了許多次冒險的嘗試。虛心地詢問那些毫無特異氣味和顏色的同學，他們却像被機器上的鐵模型壓成的空罐子，連答話都不大有獨特的見解的。

『我們有甚麼志願呢？先生說過，一班裏只有一個學生有頂好的志願——你才有志願，我是除了這套制服之外，連書都沒有買的。』

我問我們底班主任。

『也許那是沒有味道的吧，我常常想着一些很難知道究竟的事情，』我很堅決，但聲音依舊很低微地說了。『人底輪迴是誰底指使呢？生出來，做着各樣的事，喝酒，生病，打罵。一條鐵路，一隻汽船，一間工廠，人像螞蟻似地在那上面爬來爬去，是誰底意思？穿着不同的衣服，說着不同的故事，彷彿仇人似地聚在一起，彷彿很神祕似地到處奔波，却單單爲了要等着輪迴麼？』

他開頭露出驚訝的神氣，往後就鎮定下來了，問我從前過着怎樣

的生活，接近過甚麼樣的人。等我完全告訴了他之後，他就站起來，挺直腰對我教訓，冷冷地說：果然如我自己所料，那完全是沒有味道的胡思亂想；而我底最好的責任是把筆記抄得很整齊，記熟各種典故，解答全部算題，如果還有工夫的話，到運動場去做有益的練習。

無疑地，這種不可理解的矛盾給與了我底靈魂以極大的抑制，使我底思想沒有正常發展的可能，把我和我週圍的一切攪成極度的狂妄混亂；結果，帶着憂鬱的，懷疑的濃厚色彩，接受了稍稍能汲取虛偽的慰安的，有毒素的玄祕性的東西，而寫出了曾在當時學生雜誌發表的，極其幼稚的小說：那一夜。

我越過越容易逃歸回憶底山洞裏了。

當那些親切的逝去了的人物撫摩着我那顆小小的，沒人接受的時候，我忘記了我底存在，感到不能解開的羞恥，完全像叛背了我的最親愛的一切……

在我底中學時代以前的生活裏，要找出比我以後所接觸的人們更愚蠢的腳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呵。最先，使我發生了人底感覺的，不是我底父母，却是他們底男僕。那當『跟班』的漢子孫百齡——我多麼驕傲我能夠記得他底名字！——是一個強壯的中年人，喜歡把我放在肩膀上面，帶我到茶館裏去，偷偷塞一個包子進我手裏。他以熱烈的愛擁護着我，跟我到許多地方玩耍，但有時因為和一個女人吵嘴，也會打我幾下。在『辛亥革命』的時候，我們從武昌逃難出

來，他就抓住我底手，把我當做個大人似地對我說：『多好運氣，沒有皇帝來管你了。』但是我父親馬上就跟他吵起來，堅持說沒有皇帝連老鼠也不得安甯過日子。

大概我底父親很確信他自己遲早必會發財的吧，爲了這確信，我們到處漂泊着。我碰到了許多各種各樣的人。我們毫無緣由地互相凝視，詫異，調笑。有一次，我想總是因爲旅費不夠了吧，父親把我交給母親，讓我們在鄭州一間小旅館住下，他自己先到北京去借錢。在那裏，我的感情最深的朋友是一個扮成男裝的女孩子。她年紀比我大，也比我窮。她偷偷地把她底祕密告訴我，引誘我去摸弄她。

往後我們從北京到陝西，從西安回鎮江，終於又回到了廣州。這

樣，我底朋友更豐富起來了。他們有北京小公寓的臥病失業者，有嫖賭詐騙的無賴漢，有紅臉孔，手執長棍的騾驕夫，有在山脚挖洞，做旅店營業的老板，有畫符念咒的神巫，有在城牆上放馬的伏卒……他們對我說着一切的話，即使是再淫穢不過的；但是關於我們爲甚麼要碰見，我們爲甚麼而活着，我們底生存受了甚麼人底指使這一類的話，他們從來不曾提起過，好像不知道有這種需要。

我聽過母親講天主教的故事，中國的破碎神話，但我不能夠因那種供給而滿足，對於人類底活動的知識感到飢渴，迫切地需要關於牠們的記載，過去的和現在的。

我父親並沒有在廣州居住好久，他底『賭攤祕法』被事實吞噬了

以後，就獨自跑到上海去了。他在上海城隍廟賣字，在同鄉開的小旅館裏幫閒，做賭徒和其他各種沒有名字的事情，繼續去找尋他底幸運；這邊，母親整天忙着的是疾病和藥材；我就過着下流頑童底放蕩生活。

舅父和母親曾經商量要叫我做小買賣，他們知道我對這種事情懂得很多，而且有才幹，但是到底拿不出本錢。有一次想叫我去當大新公司天台游藝場底影戲院底『領位人』，使我白歡喜了一個禮拜。

那時候，我有着一生中將再不會那樣多的朋友：賣青菜，鹹魚，花生和其他各種粗賤東西的小販子。私娼底弟弟。學唱花旦的年輕戲子。木料舖，米店，酒肆底學徒。以門蟋蟀和門畫眉鳥爲生的回教

徒。說書講古，賣解，變戲法，賣假藥，玩蛇等的流浪漢。被戰場咬傷了吐出來的退職兵，和衣裳襤褸精神頹喪的年老警察。我聽得更多了，很不費力地能夠分辨出他們底嗜好，罵人的習慣，被不同的人使用的各異的鄙語——但是我更不明白他們。我愛他們，也跟他們吵嘴，有時加入他們底活動裏。個別地看來，我是異常熟悉的；但他們底數目這樣多，我怎麼能夠把那許多奇異的生命加在一起，而給他們一種神聖的意義呢？大家共同地高興，共同地憤懣，一道玩笑，一道打架 我自己的姿態逐漸溶化而消失了。

我用那在私塾裏斷斷續續地學來的文字的知識，讀封神榜，三國演義，肉蒲團，和其他一百幾十種石印的神怪武俠小說，淫書。由於